瑪麗子一連三日未返公寓，現在松岡在兩個地方辦公，每日上午到藝術週刊社，每隔一日去一次卡拉斯戲院。他已知道戲院的規矩，如不召喚，或有事面呈，是不能隨便去見經理的，更不必說女監督陳麗妮了。所以他雖然隔一日，至少一週三次去戲院，却許久沒見麗妮了，而他跪在她香膝之下，感激涕零，並獲得麗妮在他額上一吻，至今難忘。

瑪麗子在他未起床時，這天忽然很早回來了，顯得很高興，一下伏到他身上又聞又嗅地道：「今天禮拜日，你可以多睡，我由成田回來了！」他很驚異，問她道：「這麼早去機場？接朋友麼？」她笑的吃吃聲：

「不早了，我去送八點的飛機，已經回來了！」她扶他起床，讓他先去沐浴。松岡見桌上大包小包買了不少的東西，便知道她又要在家弄飯。他沐浴回來後，她已換了便裝，繫了圍裙在整理午餐。「今天買現成的，熱一熱就吃，你上班去，我須好好睡一會。」瑪麗子道。

吃飯時她說：「下午我去看房子，還是租間房，又有公用風呂屋浴間，有廚房水洗灌間，靜靜點，不過花車錢，你可以舒服一點。」他詫異道：「這樣一來，花四五萬月租，但車資一個人每月非二萬不可！」

「也像個住家！你慢慢地位不同了，總有應酬，現在招待你朋友，也辦不到！」他聽了不便說，只問她：「今晚可回來？」她笑着望他：「你好多天寂寞了？我兩天休息，並獲得麗妮在他額上一吻，至今晚飯，玩玩。」他帶着懷疑，對她的快樂感到納悶。今天該去戲院，剛一到桌上有字條叫他打電話上總監室。

「我要你明天送我去大野學院，我想要小田念雞曼斯卡，你向雜誌社請明後二日假。」麗妮在電話上吩咐，並不約他見面，只訂了明天上午十點小田急新宿站相見。

他再轉到雜誌社，並無工作，推到下班到有町樂裝，完全是西洋打扮的貴婦人，使他一驚：「好漂亮！」

瑪麗子挽了他，顯然手上戴了翡翠戒指和鑽耳環，她說完全請客：「今晚住最好的銀座第一飯店。」當晚飯後跳舞，最後回飯店狂歡。他告訴她派了工作，後晚才見面。

一早他趕到新宿，麗妮已到，指面前小箱道：「你提了，我去買票，這就上車。」他跟隨她，登上對號空氣調節車。

## 田中女友圖

### 從隨作他命次初：一九五

野學院，我要小田念雞曼斯卡，你向雜誌社請明後二日假。」麗妮在電話上吩咐，並不約他見面，只訂了明天上午十點小田急新宿站相見。

他再轉到雜誌社，並無工作，推到下班到有町樂裝，完全是西洋打扮的貴婦人，使他一驚：「好漂亮！」

瑪麗子挽了他，顯然手上戴了翡翠戒指和鑽耳環，她說完全請客：「今晚住最好的銀座第一飯店。」當晚飯後跳舞，最後回飯店狂歡。他告訴她派了工作，後晚才見面。

一早他趕到新宿，麗妮已到，指面前小箱道：「你提了，我去買票，這就上車。」他跟隨她，登上對號空氣調節車。

## 蜂語風言

### 對付鱗法

又一批的士牌標投。

這是對揀客的最佳措施。

### 讓人家威水

本港寫字樓租值居世界第六位。

千萬不可爭第一。

### 觀點與角度

忘顧機構指當局容許淫刋泛濫。

某些人却不認爲如此。

## 九七冒險

### 二一四：如在夢中

陳雲

卓文田終於脫下身上的飛機恤，披在趙敏肩上：「你當心着涼了！」

趙敏側過頭來望他一眼，到底接受了他的飛機恤。她實在覺得冷了。

「等會兒你記得提醒我再帶點飲品去，吃燒烤的東西火氣大，應該多喝點水。」卓文田又說。

回到度假別墅，趙敏進房加衣，卓文田則去準備炭和飲品。

趙敏走出客廳後，卓文田對她說：

「餓嗎？吃點蛋糕吧，燒烤的東西吃不飽。」

趙敏搖頭：「我吃不下。」

卓文田却仍坐在那裡，不願意站起來。

「走吧，她們在等着呢！」趙敏說。

「炭還有，不會這麼快用完的。」卓文田的確想在這裡逗留一陣子，和趙敏單獨談談。

可是，趙敏已經拿了東西，準備去開門，他也只好站起來了。

當他們重新走出沙灘，一大羣旅行的青年男女已經走遠，小海灣也更顯得清靜了。圓圓的月亮升高了，並由淺黃逐漸變得明亮，一片銀輝洒落在海面和沙灘上，使小海灣顯得朦朧、柔美，「颼颼」的風聲和有節奏的浪濤聲使它更爲迷人。卓文田感到這情景仿如在夢中，特別走在身邊的是趙敏，使他這種感覺更强烈。

在沙灘上，他們不約而同地都把脚步放慢了。

「阿敏，你記得那一次咱們一大班朋友到長洲來玩嗎？」卓文田回憶着。「那天晚上咱們就在這沙灘上追逐嬉戲，直到八點多鐘才回香港。」

「……記得。」趙敏點頭。

「我想是三、四年前了吧！」

## 無聲的歌恋

文畫 李家裕 子裕

### 已有人在跳舞了

「我自己洗頭了。」母親矣着說：「到農曆年廿四、五，才到理髮店，燙了髮過年，廿四，五燙髮不加價呢。」

母親一向節儉，到達帶也有這必要。

理髮店也有這必要。

三十二小時後，本出品的藍色西式套裝，內圍王大衞送與她的一條白地「藍格子」的圍巾，足登黑色半高跟鞋，與手袋成套。走到客廳中，聖誕樹已在閃爍，母親說她穿得大方。很快傳來門鈴聲，她開門把穿全套深藍西裝打扮舒齊，她穿了日王大衞進來。他手中還有三包東西，兩包是她所知道的，將是帶住九龍聽汪家，他也給她代買一包，這第三包較大的何用呢？但他叫聲「伯母」後已把這較大的一包呈與主婦說是「聊表心意」，張太馬上致謝，王大衞又對到達帶道：

「我們可以走了。」

「喝一杯茶。」張太說。

「伯母：我們走了，我已經來遲，因爲接了父親的長途電話，他從倫敦打來。」

這一對告辭後，下樓候到的士往九龍塘，落車，他們到了汪家，廳中佈置得豪華，那株聖誕樹也特別高大，可與寶閣的廳相配。

一個穿禮服的矮小男人迎面，王大衞交了禮物，爲劉達帶介紹了史帶文在，廳中已有其他男女十幾人，半數是王大衞認識的。他又給女友介紹後坐在一邊，空間洋溢着音樂。劉達帶感到音響設備高級。大衞又去取了兩杯果酒來，一杯遞與劉達帶，又携着她坐下。已有人在跳舞了。不久史帶文迎了一位嬌小的姑娘進來，拉着這位海倫給她爲她介紹了劉達帶，然後再介紹別人的。大衞在劉達帶耳畔說：

「我相信他們明年會結婚。」

「今天會不會是訂婚？」劉達帶輕輕的說：「否則怎麼要開餐廳會還準備了自助餐？如此隆重！」

「不會，史帶文的父母都到美國了！」一方面是過白色聖誕又去看新生的孫子，是第一個第三代！」

「你告訴過我，他的哥哥得了絲卡。」（二二）

## 聖誕快「落」（七）

城市之光 咸

麥燕芬本來在替他按摩肩骨的，聽了他的話，頓時怔住了，然而，麥燕芬道：「你說他今次不會呀。」他又伸伸懶腰道：「我要洗澡去了。」

麥燕芬連忙給他洗浴缸、較水。他入浴，她出來，雖然面對着電視機，但她態度是痴痴呆呆的。

她的腦海在想，丈夫也讀這星相家很靈的呀，既然星相家也說夫婦要不歡而散，那怎會如何散呢？

除非祇有一個可能，丈夫另結新婚，將自己打入冷宮，那就眞是不歡而散了。

然而，丈夫說沒有可能，聞然他用否定星相家之言，從而掩飾自己所作所爲了。麥燕芬對丈夫生出了疑心。

女人最敏感的事，就是丈夫另戀新歡，其實，早就捕風捉影了，如今，更加强了疑心。

麥燕芬道：「既然夫妻恩愛了，又怎會不歡而散？」

「所以我說他今次不會呀。」

「我要洗澡去了。」

麥燕芬道：「哦，我知了，你在外邊有了個女人，瞞着我！」

「那有這樣的事，不要胡猜亂度？」

「難道所指，我有外遇。」

「這個，我絕對放心了。」

麥燕芬道：「既然夫妻恩愛了，又怎會不歡而散？」

「我自己洗澡去了。」

麥燕芬道：「哦，我知了，你在外邊有了個女人，瞞着我！」

「那有這樣的事，不要胡猜亂度？」

「難道所指，我有外遇。」

「這個，我絕對放心了。」

麥燕芬道：「既然夫妻恩愛了，又怎會不歡而散？」

## 二六四：同遊

次日星期天。早上，我剛醒來，酒店房間有敲門聲，走去開門，來者是曼燕，她說：「我請你出去喝早茶。」

我問道：「樓下沒有馬華倫吧？」

她羞笑說：「沒有，他託我問候你。」

「謝謝了！」

「昨天晚上回到別墅，爸爸打來電話，他知道你來澳門。我媽媽老大不高興，我不曉得她爲何這樣緊張？倫表哥受傷的一段日子，她一直住在澳門，說是陪伴妹妹，其實——」

「她在監視你，希望促成你和馬華倫的婚事！」我說。

「監視不來的，她把爸爸拋在家裡，我勸她回香港，老說過幾天過幾天……她在馬家過得蠻快樂，比女主人開心得多！」曼燕一臉無可奈何說。

半小時後，我們在酒店附設的酒家喝早茶，吃點心。

曼燕說：「你說倫表哥工心計嗎？也不全是，早上，是他叫我來找你，陪伴你玩一天，他還說，我可以用他的車。」

「你開他的車來？」

「不，我不想，今天，由現在開始我做東，請你，包括坐的士遊澳門，如你帶來回鄉証，我們可以遊珠海中山。」

「那次你住西沙灣酒店，你已用去一筆錢，現在該我付。」我說。

「畢竟，我住在澳門，算是半個地主。」

「不，我不要你做地主，你是屬於香港的，」我語帶雙關：「再說，我們還有一筆出外遊玩的公欵，存在我處，要把它開銷掉了！」

她橫瞪我一眼說：「你呀！老記着那筆公欵。不行，我不答應。」

「我是企圖藉此多和你來往，想不到大半時間過去，我們連一毛錢也沒用過，眞可惜了那一筆公欵呢！」我笑着向她解釋。

「那就在今天使用好了！」她一臉嬌笑。

## 二三六：搞到報警

安娜天咁歡喜，曰：「眞係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眞的，但我現時眞係有興趣。」

安娜曰：「今晚來我屋企好不好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唔好矣，安娜，我去得你屋企多，會影响你夫妻感情者也。」

安娜曰：「但有佢，我有我，你亦知喇，我同佢分房呀，佢鬧死我都似，過一排喇，我可以再激鬷佢。」

安娜曰：「阿叔而已，何必管我同阿誠，有名無實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你豈不是守生寡？」

安娜曰：「然，我不鍾意男人，男人只識得滿足自己，不識得疼惜女人。海倫，今晚來我處喇，我可以同你阿叔講明，十二點之前送你返屋企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但係咁者矣！我到來不見我，走到公司鬧我波士，甚至搞到去報警，你知此事否？」

安娜曰：「然乎？但我有見你波士，又有通電話，但亦有講我知，你失去踪跡個幾日，我日日打電話找佢，廖華凈係話不見你返來，但我記得對上禮拜六個晚，吩咐司機去接你嘛，點知人影不見，司機亦失了踪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係呢，你個司機究竟去邊？」

安娜曰：「點知呀，豈有此理，隔幾日之後至見佢返來，當時我不在屋企，阿誠炒了佢魷魚至

## 現代武俠連載之六 黑鷹刺

田吳歌

師姐容曰：「不可，千萬唔好，佢鬧死我都似，過一排喇，我可以再激鬷佢。」

安娜曰：「阿叔而已，何必管我同阿誠，有名無實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你豈不是守生寡？」

安娜曰：「然，我不鍾意男人，男人只識得滿足自己，不識得疼惜女人。海倫，今晚來我處喇，我可以同你阿叔講明，十二點之前送你返屋企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唔好矣，安娜，我去得你屋企多，會影响你夫妻感情者也。」

安娜曰：「但有佢，我有我，你亦知喇，我同佢分房呀，佢鬧死我都似，過一排喇，我可以再激鬷佢。」

安娜曰：「阿叔而已，何必管我同阿誠，有名無實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你豈不是守生寡？」

安娜曰：「然，我不鍾意男人，男人只識得滿足自己，不識得疼惜女人。海倫，今晚來我處喇，我可以同你阿叔講明，十二點之前送你返屋企。」

## 戴臉譜的人

羊寄

師姐容曰：「咁你豈不是守生寡？」

安娜曰：「然，我不鍾意男人，男人只識得滿足自己，不識得疼惜女人。海倫，今晚來我處喇，我可以同你阿叔講明，十二點之前送你返屋企。」

## 心關

## 絲韻

懷楚

### 八六九：浴室作鴛鴦浴

的確，坐了幾小時飛機，是很累的；加上是在逃亡，心理的壓力大，更易勞累了。

「我去洗澡，」他道，「你有沒有興趣一起洗？我們來個鴛鴦浴，如何？」

「鴛鴦浴？」她拋給他一個媚眼，「多難看，難道不覺得有點下流和害羞了嗎？」

「傻瓜，那才夠浪漫呢，夫妻閨房之樂，天經地義，越放浪越浪漫呀！」說完，他一手抓住她，把她拉到跟前。

「你想怎樣？」她眯起眼笑問。

「不要說話，」他輕聲道，緊緊擁着她輕吻了一下，「我要和你一起享受鴛鴦浴，我有辦法的，你閉起眼睛吧。」

她順從地閉起眼睛。

他笑了笑，據着他，一手撫着一手輕輕在背後滑動，……

待她如夢初醒時，全身仿如赤裸，不禁有點羞澀道：

「你呀，眞壞，多難看？」

「這裡共有我和你兩人，怕什麼？既然眞心相愛，就該坦誠相見，而這些衣物，是妨礙我們坦誠相見的，對不對？」說完，他也脫得仿如裸體，那樣子引得對方吃吃笑起來。

「這有什麼好笑的？」他道，從後抱起她走進浴室，順手開了水龍頭，往浴缸注水。

## 碧血情仇

女·鎮石 圖·厚秋

### 八：情歸何處

麥達先道：「溫兄，這小賊太可惡，非教訓一下不可，否則袁某日後還怎有臉在江湖上混？今日只好得罪一下了！」

陳真里見他口口聲聲罵自己是小賊，不由也怒道：「老賊，你莫以爲以强凌弱，以老欺幼，以衆壓寡，我便會屈服！今日就算我飛血三尺，也要與你鬥一鬥！」

溫玉儀沉聲道：「真里，你日聽老朽說說如何？假如你是寃枉的，就使能過得今日，將來亦寸步難行！」

「多謝溫老前輩好意，不過晚輩可又拿不出証據，証明自己不是漢奸！試問只有一個人時，你又有什麼証據可証明自己沒做過壞事？」陳真里是個激情的人，性子一發，便什麼也不顧了。

溫玉儀苦笑一聲：「你如此，老朽可愛莫能助！」

溫玉儀道：「烟妹，你回去吧。」

溫柳烟怕頭瞪着他，道：「這還是我的家，我要去那些不行？」溫柳烟轉頭對林飛燕道：「兩位大俠可以証明他不是漢奸，他若是漢奸，又何必救你們？」

麥達先道：「這小賊奸猾，以救林氏昆仲，來掩飾其漢奸嘴臉！」

林飛雁道：「但他當時確是冒了生命危險的，似乎不是僞裝！」

「哼，假如不是他事先安排的玄計，憑他一個人可以帶你稍殺出千軍萬馬？瓦刺軍可不是紙紮的！朝廷亦慶次敗在其手中！」

林飛燕道：「林某相信少俠沒使狡計！」

忽然一個女子的聲音傳來：「得出來的，還算是狡，林大俠千萬莫讓他開過，他如今回來中土，說不定是等了瓦剌大師之命而來！」

## 舞台藝術

### 宋代以後戲曲發展參軍戲演變爲雜劇

文大明先生：

中國古代戲曲的發展，我上次介紹了宋代以前的情形，今天繼續介紹。到了宋代，參軍戲演變爲雜劇。在宋雜劇中，主要的角色有兩個：蒼鶻道時叫「副末」，參軍道時叫「副淨」。副淨的戲份很重，陶宗儀在「輟耕錄」說：「副淨有散說，有道念，有筋門，有科汎。」此外，還增加了扮演婦女的「裝旦」一角。有時出場人物可根據劇情增減。同時，與劇情有關的物件道時也可以拿了出場，這是中國戲劇中使用「砌末」（即現代的道具）的開始。宋雜劇雖然仍以詼諧爲主，但也往往借表演向當朝權貴致以譏諷。如宋高宗紹興十二年，臨安舉行省試，秦檜道時是當朝宰相，他的兒子秦熺及兩個侄子道年都被錄取。人們知道其中有弊病，但無人敢說。到了第二年再舉行省試，還沒有宜佈主考人時，伶工們扮演成幾個應試者，相與談論。借秦末韓信討平邯取得關中三秦之地（此處用三秦腦三個姓秦的）的故事，來譏諷省試中作弊，秦檜聽了氣得有法子。可見宋雜劇中也有鋒芒畢露的作品。宋代民間演雜劇的地方叫「瓦子」，表演者統稱「路岐人」。他們就地賣藝，則叫「作場」。作場的地方如果設有布棚，就叫「看棚」。看棚中的表演區用欄杆圍起來，就叫「勾欄」，可見當時宋雜劇演出時，一般分三個部份：艷段、雜扮、正雜劇。艷段是正雜劇開場前的加演部份；爲了招攬觀衆，先演一段「尋常熟事」。河南優師出土的雜劇雕磚中，有一塊刻着一個女扮男裝的演員，戴幞頭，着長袍，係帶，持一幅畫，微微俯身講話，就是艷段演出的形象。

雜扮是在正雜劇之間或末尾時的穿插部份，所以又叫「散段」，是爲了調劑觀衆的趣味。優師雜劇雕磚中刻着兩個作鄉下人打扮的雜扮，遇着上，囊上都畫着眼睛，身上還掛着許多眼睛。右方一人戴紮巾，左手持竹鎚，右手指着自己的眼睛。因段數」中記有「急慢鼓」、「眼藥子急，一個性子慢的讀書人的故事；後者是說一個賣眼藥的讀書人的故事。流傳至今的一幅南宋絹畫，畫的正是「眼藥鼓」上演的場面。這幅畫左方一人戴高儒巾，穿寬襟大袖的長袍，腋下拎一個布囊，巾上還有一個人戴紮巾，左手指着自己的眼睛。因

戲過程中吸取的其他藝術形式的未盡滑化部份，如艷段就更接近講唱文學，雜扮就更接近講稱表演，雜耍，雜技等。眞正的戲劇部份是正雜劇。

上述雕磚中有一塊刻有一個戴展脚幞頭的與另一戴東坡巾的相對話，就是正雜劇上演的場面了。這個戴展脚幞頭的人的是官員。宋代市語，把秀才或讀書人稱爲「鼓」。所以也把演雜劇叫「入末念鼓」。宋代周密「武林舊事」，官本雜劇五個雕雕的人是賣眼藥的讀書人，右一人是眼病患者。患者腰後所插的扇子上有一「凈」字，因知此人是由凈色扮的，對方則是由末色扮的鼓手。宋代雜劇中也有